

文化保育種子大埔、粉嶺 「樂地·生根」

大埔和粉嶺雖為兩個社區，但在地理和文化族群上都非常接近，在城市化的過程中也面臨着相同的危機——天然美好的人文風景被都市人遺忘、部分獨具特色的民間風俗無人繼承。因此，以傳承本港文化為己任的香港非牟利組織「文化葫蘆」今年來到大埔、粉嶺進行歷史研究、舉辦展覽、開設導賞團、藝墟，幫助公眾加深對大埔、粉嶺的認識。

採訪、攝影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偉

在城市化巨輪的催趕之下，大埔、粉嶺從傳統鄉村搖身一變晉級為工商業發達、交通便利的新市鎮和商業中心。社會發展的代價是部分農田被改造，傳統文化的消亡。目前提起大埔和粉嶺，多數港人恐怕只在農曆新年想起要去大埔林村向許願樹祈禱祈福。但實際上兩地值得一賞的風景、值得傳承的習俗，讓人流連忘返的古建築和百年老店不勝枚舉，正等待你來挖掘：大埔的風水林，林村河水兩旁的稻田、果園、花田，清新自然又浪漫氣息；當地的神誕節慶風俗如太平清醮酬神祭幽、遷樊仙誕看木偶神功戲，大爺誕搶花炮（現為抽籤）每個都熱鬧且神秘；而在兩地觀古跡、逛老店不但可以見證歷史變遷，還能體會昔日情懷，大埔的文武二帝廟，粉嶺的龍頭文物徑、聯合市場翹首以待、等你來賞。「文化葫蘆」在發現大埔和粉嶺被「遺忘」的美好後，舉辦第四屆「港文化·港創意」主體活動「樂地·生根」，以期獲得更多對兩地的關注。

離開博物館 在地辦展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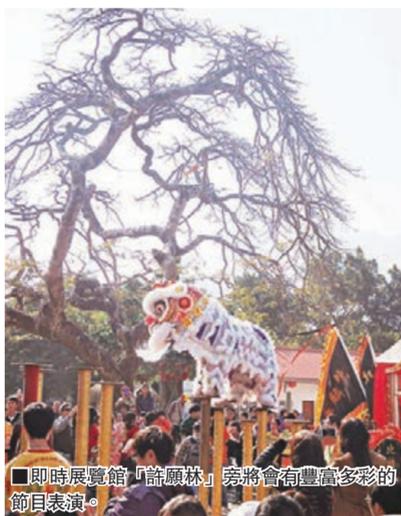
以往展示香港本土文化歷史的相關活動大多在博物館中舉行，例如「影藏歲月——香港舊照片展」、「百年時尚——香港長衫故事」、「伴你同行——香港巴士故事」。雖然以上三個專題展覽布展精細、史料豐富，嘗試從不同角度梳理香港的發展脈絡，但置身於博物館內我們往往會不由自主地嚴肅起來，繼而循規蹈矩地欣賞文物，安安靜靜地閱讀展板資料。「文化葫蘆」則突破常規展覽方式，在博物館以外就地取材搭建展館，再配以舞蹈、音樂、魔術表演、DIY手工坊，以期帶給觀展人耳目一新、生動活潑的環境與體驗。因此，從即日起至2月23日只要來到群山環抱的林村廣場就能見到象徵中式祠堂「三進」空間結構的竹製展館「許願林」，並參與主辦方設計的豐富活動。

「許願林」乃是次活動的主場館，由三個圓形展館組成，三館分別用於展示大埔的文化遺產以及根據大埔文化所創作的藝術、設計作品。展館設計團隊成員之一的李仲民先生說：「『許願林』靈感來自於林村的許願樹，每個展館的竹棚邊緣都懸掛着一圈圈的紅線、紅線就像許願樹的樹根寓意着落地生根。而展館主體部分覆蓋着半透明帆布，夜間在燈光投射下會閃爍不同的光彩，像是農曆新年我們送給大家的三盞大燈籠。」而早在2002年被列為古物古跡已停止使用的粉嶺聯合市場是今次活動的分會場，聯合市場內部的攤檔大部分都用於展示藝術作品。

舉辦在地展覽除了可以讓觀展人輕鬆起來，更是為了使遠離土地山林的市民走出城市走進自然、深入地感受當地風情。「文化葫蘆」



■參與是次活動的藝術家、設計師、學生在「許願林」前歡呼跳躍以迎接展覽正式開幕。



■即時展覽館「許願林」旁將會有豐富多彩的節目表演。



■參與是次活動的學生運用大埔墟常見街景所設計的作品。



■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學生根據林村、大尾篤、寶鄉橋、海濱公園四季景致所設計明信片與帽子。



■觀展者可以在展館內體驗過去大埔居民看電影的感受。

董事局主席吳俊雄博士說：「近兩年，我們會更多地思考到天地人的關係，究竟如何才能保存、記錄傳統的文化習俗？所以我們做研究、辦在地展覽。在地展覽強調的是走入民間，我們希望做活動的同時使整個大埔、粉嶺隨之變成展場。前來觀展，參加活動的市民可以直接地感受和了解這兩個區域。我們嘗試把一個以城市為試點的文化保存活動做一個全港性、城鄉性的活動。」

歷史文化土壤 孕育創作靈感

「文化葫蘆」一直堅信吸收民間生活經驗與智慧，有助於個性化藝術作品的誕生。所以為藝術、設計的學生提供專業指導，引導他們從本土文化中萃取所需元素進行藝術創作的「土炮創意計劃」就成了每屆「港文化·港創意」活動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今年「文化葫蘆」共招募了四百名學生、藝術家、設計師共同參與「樂地·生根」，他們親身走進村落研究訪問、收集散落在林蔭山間的美景、搜索鮮為人知的傳說和故事。「樂地·生根」總策展人吳文正對記者說：「文化、歷史是藝術與設計的土壤，而藝術、設計又能夠記錄歷史、宣揚文化。三者可謂有機結合。」參與是次「土炮創意計劃」的藝術家、設計師、學生這次不是躲在家裡上網搜索找靈感，而是實地考察，自己和村民溝通，

雙向的互動會令他們的感受實在很多。」

參與今次活動的藝術家、設計師、學生在走街串巷、完成觀察與訪問後會回到工作坊將自己靈感轉化為作品。本港設計師李民偉在大埔富善街發現了環保木盆製造者許伯，他用許伯製作的傳統手工木盆來收集林村鄉26鄉居民對自己村莊的回憶，最後製成《百寶盆》。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學生楊海美、江工儀、翁冠玲在逐個訪問陸鄉里商舖東主後，根據店舖年資、店主年齡排序，製作記錄陸鄉里零售狀況的《陸歲圖》。近百件與大埔、粉嶺相關的藝術、設計作品現在正和大埔民國時期的記賬簿、教科書、犁地農具、婚嫁用品一起展出。吳文正相信本次活動對於參與的學生而言像一顆種子準備落地生根，未來無論他們會不會從事藝術創作或產品設計，都會不自覺地尋找自己的根源、守護本土的文化。



■本港設計師李民偉（前排右四）與林村鄉26條村莊代表合影，前排右三為本活動總策展人吳文正。

藏學專家：《格薩爾》研究最早始於明代

新華社電 近日，中國社科院《格薩爾》研究中心主任、著名藏學家降邊嘉措接受記者採訪時稱，世界最長史詩「格薩爾王」研究始於明代，比國外早約200年。

這一觀點顛覆了長期以來，部分國外學者的舊有認識——《格薩爾》史詩如敦煌一樣誕生於中國，而研究在國外。

誕生於青藏高原的《格薩爾》史詩，講述了傳說中的藏族英雄格薩爾降妖伏魔、造福百姓的故事，是世界上篇幅最長的史詩，目前已蒐集整理出來的就達1500萬字，被譽為「東方的荷馬史詩」。2009年10月1日，《格薩爾》成功入選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

過去，學界認為，《格薩爾》史詩誕生在中國，而《格薩爾》研究在國外。其實，這部史詩在引起國外學者注意之前，早就受到本族學者的關注。國內藏學專家用大量史料為依據予以否定，證明《格薩爾》史詩研究始於中國明代，並且碩果纍纍。

降邊嘉措表示，史料記載：明崇禎三年（1630年），有人根據一個青海說書人的敘述，把部分《格薩爾》的內容譯為蒙文版的《英雄格薩爾可汗》，於清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年）在北京出版。此後，外國學者才有機會接觸到這一史詩。到19



■《格薩爾》研究中心主任降邊嘉措

世紀末，外國人才開始注意到藏文本《格薩爾》。俄國學者帕拉斯和帕塔寧分別於1776年和1883年在《在俄國奇異的地方旅行》和《中國的唐古特——西藏地區、蒙古西北散記》兩部著作中，把蒙古文和藏文版本的《格薩爾》介紹到歐洲，並出版俄文譯本。此後，國外學者紛紛到中國採風、考察並蒐集《格薩爾》史詩，湧現出弗蘭克、石泰安等一批著名的研究專家。中國重視對藏文化的保護，《格薩爾》蒐集整理和學術研究是其代表性工作之一。降邊嘉措說，中國已經形成一支以藏族為主，包括漢族、蒙古族、土族等多個民族在內的老、中、青三代學者組成的格薩爾研究團隊。「這個工作還將持續下去，這是一項跨世紀的文化建設工程。《格薩爾》史詩的蒐集整理工作在藏族文化史上是空前壯舉。」

莫言：文學藝術本身就是中國夢的重要構成部分

新華社電 「文學藝術不是在中國夢之外，文學藝術本身就是中國夢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，而且完整地編織和實現中國夢，缺了文學和藝術之夢，這個夢也是不完整的。」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學院院長、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莫言說。

他是在中國藝術研究院日前主辦的「匯聚正能量 抒寫中國夢」文藝創作塑造中國夢座談會上說這番話的。莫言說：「我覺得中國夢是一個非常豐富的概念，我認為寫出或者創作出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，深刻表現了中國人民的心靈，豐富地表現了中國人民的歷史和當代生活，這樣的藝術作品，本身就是中國夢的一個重要內容。」

對於實現文學藝術的中國夢，莫言表示：「毫無疑問，必須深深地植根於中國的生活——歷史生活和現代生活，植根於中國人民編織和實現中國夢的偉大歷史進程中，去表現在這個過程中人的發展、人的豐富，人性愈來愈高尚和多樣化的過程。」

莫言說，實現中國文學夢，最終要體現在一部又一部文學作品上，在這個過程中能夠創作出偉大的、能夠被眾人傳誦的詩歌、小說和其他文學作品。這樣帶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文學作品，或者其他的藝術作品，它不僅僅能夠滿足中國人民的精神生活和審美需求，也應該具有能夠教化、感染全人類的藝術魅力。

莫言表示，好的藝術作品應該是立足於本土，立足於本國人民的生活和本國的文化傳統、歷史傳統，同時帶有廣泛的意義，它寫的確實是中國人，但是這個中國人是具有人的一切共性，是具備了人的豐富和美好。

「我個人認為，我們不應該把文學藝術這種創造，僅僅作為表現中國夢、歌頌中國夢的一個工具，而它本身有自己的需求，本身也是在編織自己的中國夢。」莫言說。